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川集卷六

明 歸有光 撰

書

上徐閣老書

四月十四日進士歸有光謹再拜獻書少師相公閣下有光幸生明公之鄉相望不過百里自少已知嚮仰而無由得一接其聲光庚子之歲舉於南都而所試之文

乃得達於左右顧稱賞之不置時有獲侍而與聞之者輒相告以為幸矣予之見知於當世之鉅公長者如此自後數試於禮部遇明公之親知未嘗不傳道其語以為寵有光之試又輒不利退而歸耕於野以為古之人有生同世而不相知者矣有知之而異世者矣不知者恨其同世知之者恨其異世今獲與明公同世而又知之而明公方在日月之際有光之蹇拙蔽翳無復自振以為今已矣無以望明公之門矣是同世而有異世之

感也往歲海虞瞿内翰見訪以為予之不遇不足憂即徐公當國予之進有日矣今幸而適明公之當國又幸隨多士之末而自獲舉以來幾又二月不一望明公之輝光此有光之所以食不甘味寢不成寐者也有光嘗讀易觀消長變更之際雖聖人不能無懼而漢唐宋之君子每履其際其氣不能不動其色不能不形而天下不能無驚以疑葢以少不順而激為大變者有之矣今明公處之宴然而風俗世道為之潛易如寒暑雨暘之

至而人不覺此古之大臣之所難也又嘗讀史見漢文帝疎賈誼之少而問馮唐之老光武下馮衍之賦而隆桓榮之經兩漢風俗治體超軼後代實在於此今明公於科舉之際稍示意嚮而海内枯槁之士已手舞足蹈于明公之化矣於此之時稍有藴抱誰不欲爭自濯磨以自致於明公不肯汲汲而已也况有光被知于數十年之前者乎今兹輒有干於閣人者獨以數十年之知而不一見於明公明公以數十年之知其人而不見其

一來其亦不能無怪也昔曾舍人鞏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於門下者多矣使鞏不自别於其間固非鞏之志亦閤下之所賤也有光素慕鞏者故不量其不能如鞏而欲學鞏之自别焉平生頗有所撰述去家時不及裒彚成編槖中得雜稿十九首謹以為贄明公試覽其文知其非求於世者也干冐尊嚴伏增惶恐有光再拜

上瞿侍郎書

有光少年時試白下始識閤下深相慕愛及先後舉於

有司閤下一日奮飛九天之上顧猶不忘布素見其潦倒常所隠惻往張文隠公為考官閤下與同事榜出而有光落第見公於邸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吾為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為恨又謂有光曰吾閱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爇者也在館閣中子之鄉惟瞿太史深知之成都趙孟靜知之公再為考官再見之其言亦如是又曰吾不能得子二君者終必能得子矣文隠公歿有光年往歲徂仕進之心

落然然猶不敢自廢罷徒以文隱公垂殁惓惓之望亦恃在朝如閤下相知者有所嚮往耳閒得奉顏色閤下所以接引而加隱惻者尤甚前歲始獲第適閤下賜告還鄉孤旅之迹煢煢無依隨調爲吏吳興夏初入覲還幸遇閤下於京口所以道生平慰藉益勤吳興西古郡南屬在山水窮僻龍蛇虎豹之與處黽勉二載拊循孤窮以不負孔子之訓諸豪大猾不便者亟騰謗議當道憐之未加黜謫然羽翼摧殘形神慘沮方圓所以自

解而去因見閤下加奬拔之語以為士固伸於知已自此意氣復生方將刷飾於塵垢之中奮拔於泥塗之内振迅於阨塞之區躍然如即拜下風侍君子覽盛德之輝光邇者除書忽下瞿然失望顧已長貧賤令備朝籍為六品官豈求逾分然竊測當道者意嚮益薄示之譴而徃時譏構之說益行矣計此時除書之下閤下甫到京席未及暖國家之議未有所及進賢退不肖之志未行也夫君命無所逃然朝廷之命官亦量其才器之

所任士君子處世亦自度其力分之所堪而今以為治縣之不能而使之佐郡非其任也自知夫治縣之不能而冒以佐郡非所堪也茍而赴之其為自欺而欺君甚矣天子新即位天下之士起廢者數十人皆出於膏肓沈没之中赫然光顯有光自顧垂髫荷先朝教養之恩貢于成均薦于京兆無歲不與計偕望天就日之誠白首而不摧挫先皇帝末年始收之顧今同舉進士者大半起拔而有光在諸進士之中復不得比數以是知其

命之有所限而才之無用也夫以閤下之知已而有光不獲自伸則無可望者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士之出處進退遲速有幾自非知幾之君子徘徊疑顧之間其受中傷多矣以閤下之知未及舉而小人讒構之說亟行知君子之道莫勝也其機械且復藏於冥冥之中未知所究安敢望榮進之塗哉夫志士去國不毀其名荀卿屈原賈生董仲舒之徒去其國而猶全其名如此四子者生於今之世猶難矣所以復敢瀆於閤

下者非復有望於榮進亦欲使之得全其後世之名而已夫能愛惜天下之人材不得進而成就之使致其功抑使退而成就之使不失其名此為閤下知己之大賜也今已具疏請告以為小官之去就亦當有禮不宜黙黙以受讒人之搆陷也又在縣時獲保舉者二應建儲詔得恩封欲求勑命顧一言主者使先人蒙恩地下人子之志願畢矣無任懇戀之至不宜有光再拜

上萬侍郎書

居京師荷蒙垂盼念三十餘年故知殊不以地望逾絶而少變而大臣好賢樂善休休有容之度非今世之所宜有也有光是以亦不自嫌外以成盛德高誼之名令海内之人見之有光晚得一第受命出宰百里才不逮志動與時忤然一念為民不敢自墮於冥冥之中拊循勞徠使鰥寡不失其職發於誠然鬼神所知使在建武之世宜有封侯爵賞之望今被挫詘如此良可憫惻流言朋興從而信之旨十九小民之情何以能自達於朝

廷賴閤下桑梓連壤所聞所見獨深知而信之時人以
有光徒讀書無用又老大不能與後來英俊馳騁妄自
測擬不待問而自以為甄别已有定論矣夫監郡之於
有司之賢不肖多從意度又取信於所使咨訪之人秖
如不覩其人之面望其影而定其長短妍醜亦無當矣
如又加以私情愛憎又如所謂流言者使伯夷申徒狄
復生於今亦不免於世之塵垢非餓死抱石不能自明
也昨者大計羣吏僅免下考今已見謂不能為吏又使

匍匐於州縣使益困迫而失其所性輾轉狼狽不復能自振於羣毀之中夫以朝廷愛惜人才當使之無失其所如有光垂老不肯自摧挫以求進於天子之科目至三十年而不退却一旦得之使之從百執事齒於下列不敢望公孫丞相桓少傅僅如馮都尉白首郎署亦足以少答天下之士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之志矣今之時獨貴少俊耳漢李太尉嘗薦樊英等以為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問者悵然

為時惜之有光顧何敢自列於昔賢之所薦而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以為國家用老成長厚之風此亦當今公卿大臣之所宜留意者也有光今已摧殘至此夫士之所負者氣耳於其氣之方盛自以古人之功業不足為其稍歛則猶欲比肩於今人其又歛則視今人已不可及矣方其久詘於科試得一第為州縣吏已為逾分今則顧念養生之計欲得郡文學已復不可望計已無聊當引而去之譬行舟於水值風水之順快可

以一瀉千里至於逆浪排天篙櫓俱失前進不止未有不没溺者也不於此時求住泊之所當何所之乎兹復有瀆於閤下者自以禽鳥猶愛其羽修身潔行白首為小人所敗如此人者不徒欲窮其當世之禄位而又欲窮其後世之名故自托於閤下之知得一言明白則萬口不足以敗之假令數百人見譽而閤下未之許不足喜也假令數百人見毀而閤下許之不足惴也故大人君子一言天下後世以為準有光甘自放廢得從荀卿

屈原之後矣今茲遣人北上爲請先人勑命及上解官
疏幷道所以輕於冒瀆無任惶悚不宣

上王都御史書

有光聞天下之人材其爲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
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終
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令馬非絶塵
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令二人者顧之而馬與玉
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爲伯樂卞和

矣故以為人之賢不肖有定而古之知人者決於一見而終其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其始非真性有矯而為之者特其號為知人者之不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而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能佐國家成光明之業其聲名永與天地無窮若夫取之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遍知天下之人材不能如其取於素之為裕

也有光不材不敢附於當世之賢者念始初閤下為縣時相知最深葢不謂其不肖也閤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有光而加顧自此閤下為郡二千石歷外省及陞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間有光數往來京師道所歷閤下未甞不垂顧念閤下非有私於有光以為為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得舉進士閤下方召入為司徒時與諸進士旅見閤下獨加禮異於尋常今歲入覲閤下府第深嚴有光一再見然不拒逆而進之

閤下不以綦貴輕天下之士而猶惓惓於其素知者如此有光自以諸生文學不辨治縣而事多泥古與世乖忤監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獨免於過譴則閤下之於有光信乎如古人所謂的然昭晰自斷於內而了於冥冥之中此士之所以伸於知己者也然不能不惴惴自懼恐其有改節易操而有負於閤下者有光之為縣不敢自附古人然惟護持小民而姦豪大猾多所不便遂騰謗議顧今小民之情不聞於上故有

光之受讒構無巳夫今銓部之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刺舉未盡出於公與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尚書之平而决於百石之吏此亦今世之弊也且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黄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今並布衣諸生少年遠者僅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彫殘猶故也如此則考其舉刺亦有類於謾欺者矣况監郡之外復有采

取流言飛文一被口語無自全者閤下清德重望彈壓百吏凛然風裁監郡者不敢為欺謾其刺舉必公與明其讒說亦無自至于臺省然唐虞之世賢聖在朝猶有讒說壬人以周之盛而寺人畏讒則雖登明選公舉世咸仰閤下贊翊聖朝之盛而寧獨無有光前之所論者念三十餘年受知於閤下今仕塗顛隕於鑠金毀骨之日至閤下務委曲而全濟之此所以有伯樂卞和之喻也又念前世宰相未嘗隅天下之士世多議韓退之上

宰相書然退之非重爵禄者顧三代之盛上下之交常
通而於吾君吾相有可以情告者如王介甫平生高介
天子之所不能屈當其窮而上宰相之書自言其勢之
所宜憐者不諱也況有光以閣下之素知若有所隱而
不告不又幾於有負於閣下哉自古一士之不遇至微
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於當世之
公卿大臣者多矣今日之遷自於銓部非閣下之所及
知第以為縣既已無狀復勉而佐郡益違其性而志氣

衰沮如敗軍之將没世不復欲從閤下乞改一文學博士之官以養老親顧自初登第時已有此意恥於求乞而有所不敢若至今日乃言之似近於時窮勢迫慕戀禄位而不知止故敢以不肖之軀求解而去官雖微而出處進退宜明是以竊有求於閤下使知有光之仕宦雖顛倒狼狽未嘗有負於閤下平日之知伏惟憐而哀之使得全其身名以去不墮落於讒人之口不勝幸甚瀆冒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高閣老書

有光竊惟天下之事變不可測而其勢之所趨必有端而可見古之所謂大臣者必能黙察其微而制之於無迹故天下常固而不傾微不能制制之於既形事已然而後持之猶可以力振而不至於亂夫惟有天下之材與氣足以運量一世而不肯隨時委靡者為能然夫不制之於微者非其不能也方其時而任未及我也迫其既形而及我不能制之於其微而制之於其形則視其

微者為力尤難而後見君子之材與氣夫如是故天下之勢方且將渙而復濟其權方且四出而有以收之天下晏然饗其治安非古之大臣何以能此自古天下無二百年無事者先皇帝厭代新天子承統繼緒四海之内忻然望治此世道升降之機也若求其微而制之則當在先皇帝之世矣今不敢論其微而論其形夫天下神器不可失也天子之大臣能為天子持其權不使至於旁落朝廷清明宫府一體而後天下之事使之左則

左使之右則右惟吾之所為以求承平之理若其權稍落而不收則天下之事無一可為者矣天子新即位進用二三大臣而明公為首天下莫不翹跂以望明公今日之所弛張錯注而今天下之勢已形矣天子端冕深宮而以萬幾責成臣下聖度曠然有天道為而不宰之盛德然其權恐有窺竊於其旁者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所望於明公朝夕陳戒於吾君者明公一日釋位而去天下愀然失

望以為天下之勢莫能為天子持之也且今天下之治體可知矣世之說者以為三代各有所尚而我國家之政尚嚴蓋未有考其實者太祖承勝國之後其嚴有時而用自永樂以後大抵朝廷之政日趨於寛歷五聖至于孝宗仁恩淪浹號為本朝極盛武宗之時宦侍盈朝盜賊陸梁強藩竊發天下號稱多故而元氣未索則以國家百餘年至我孝皇培養之深也先皇帝威福自操廷臣時有誅戮而天下之治未嘗不在於寛今天子仁

恕慈愛天下莫不聞而朝廷之政反若急促而無聊近
衰世之風此不可不憂也夫祖宗之法未有可以輕變
者宋至熙寧之世承積弊之後當宜改絃更張之日神
宗以英睿間世之資鋭然有為始用王荆公為新法而
天下之士羣起而爭之君臣力行不顧沿至紹聖以後
之紛紛而國勢遂不可為今日朝廷遵守成憲未嘗下
一令更一事而使者所至日求變法遂至朝令夕改國
異家殊凡祖宗均田賦役之政著在令甲者悉非其舊

矣宋之君臣相與力排天下之議以求變法以天子宰相之勢終不能以力勝天下而刼持以必行今一使者輒能改祖宗之法行之一省天下轉相慕效國家典憲蕩然生民惶惶未有所定且廷臣建言者爭出一事為新奇可喜之論鑽求刻覈無所不至公卿懼違其意每輒下所司行之大抵皆希合當世以為迫促之政民何以堪之嘉靖累數十年不赦改元一赦此天地解而雷雨作曠世之恩也有司拘牽文義罪人不得赦者什五

免租之文虛被而遣使旁午誅求更甚於前謂之理財而財愈乏謂之治兵而兵愈耗謂之馭吏而詼詭佞捷姦諛嵬瑣者爭先而為謾欺有廉察之虛名而售排陷之險計有薦舉之浮詞而致結納之私情有幹辦之小能而行速化之謬巧令天下之勢既未有所持而政之紛紛如此一切歸於刻盭而財匱兵弱吏弊而邊庭竊伺盜賊縱橫卒束手而無策徒以支吾目前為不終月之計故有光謂今天下之勢不能制之於微而制之於

形必有天下之材氣負天下之重望如明公而後能當之今明公優游謝事以坐觀天下之變是豈天子所以首擢明公與天下之所以望之之切乎昔者嘗奉明公之教謂讀易而深有得於消長進退之理竊謂明公以此行于一身可也若六十四卦天道之運週環無窮而乾復姤坤一否一泰一損一益世道之升降在明公不可辭也有光仕進屯蹇九試於禮部晚為明公所甄録而黽勉為吏以古人自期不敢負明公之教行之二載

湖山荒僻之鄉頗知信嚮而動與時忤排構乘之明公嘗語及往時興化守之被讒至廷論以發小人之姦狀令讒口方張孤危之迹無大人君子以爲之依自分無所復用於世已投刻而歸欲以餘年發明先聖之遺書又面受明公論春秋之大旨即當從事此書稍加論述俟有所成重趼造門以求是正惟明公不拒而進之方遣人赴都求請勅命併上乞骸骨疏特迂道候起居輕瀆威重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趙閣老書

有光自少應舉連蹇不遇常恨生當太平之盛徒抱無窮之志而年往歲徂幾然無所嚮往時張文隱公知之時時稱之於人張公垂歿以不能薦達為恨然有光嘗侍於公閒聞公論當世之士獨亟稱明公謂不惟於文章絶出他時為國家建弘業者終有賴焉有光之鄉人在明公門下者亦頗言鄙人姓名為明公之所垂記雖以文隱公之故然士固有相知者則有不待付授言語

相屬而相契合者矣會明公忤時宰屏居西蜀者十餘年有光始獲舉進士在京師思明公而不可見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悵然而歎幸與明公生同時而顧無由一見以為今世則已矣徒若讀書而慕古人於百世之下夫古之人往矣而以為能知我者何也蓋以我之知之而知古人之生於今必能知我也明公之知之則且同時矣而不得一見猶若異世然此有光之所歎恨也既而為吏越中明公始復登朝及入覲以為可以得

見矣而明公又以南薦有光時尚在京師一日天子忽出手詔還明公於朝是時海内之士試部下者四五千人皆歎天子之明聖能知人如此明公能自結于天子之知如此有光又私自喜道之將行也文隱公之知人不謬也有光之羈窮得所依歸也當是時官程迫促又不能迎拜明公於馬首昨春自越還遇瞿文懿公於鄉言入朝時與明公嘗以鄙人為薦有惑於流言者從中毀之瞿公因言今世薦士之難吾與趙公知子深矣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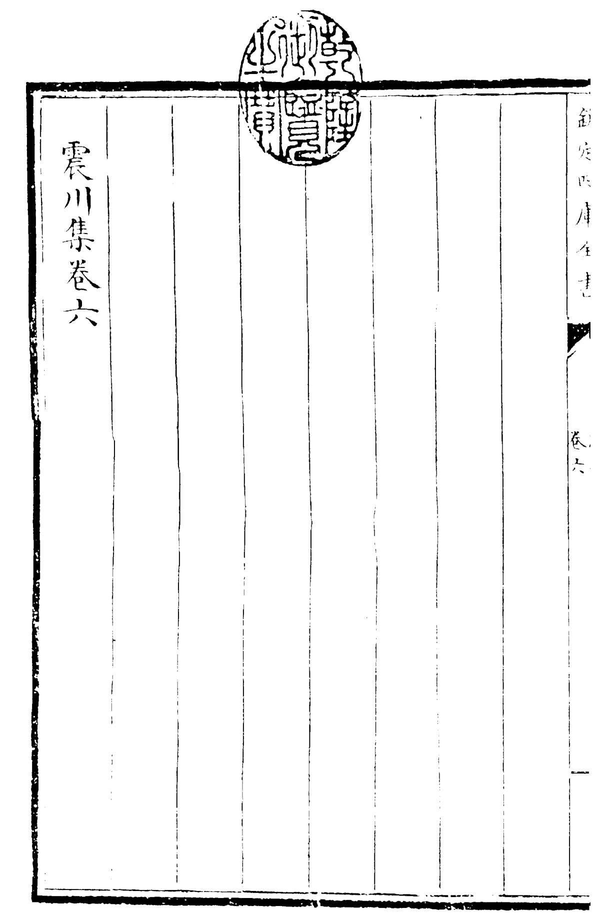
足以薦士矣尚格而不行語畢黯然不樂者久之夫瞿
公鄉里遊從之舊耳目日相接固宜其不能忘明公在
萬里之外偶知於數十年之前其不能忘而汲汲如此
求之於古未有其比也茲以入賀來閩京師人皆道明
公數相薦引之語乃益自感傷以為百世之下士之不
遇而聞明公之於有光如此亦當有感慨而悲泣者矣
今以有光數十年之嚮慕一旦得見令人不復徒念岷
峨之高江水之長矣此生幸甚第以日月逾邁若弗云

來自顧其中枵然無可以為世用者而州郡之職又非其所任孔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有光於今日益恐有負於明公之知進退惶悸伏惟明公有以處之又竊謂君子之所以無求於世者有二蓋不知我者不當以求既不知我矣強求之未有能知也知求之而無益故不求也知我者不必以求既知我矣無待於求之苟待於求之則非知也故不必求也夫然則明公已知之矣今所以復有言者以往年為吏差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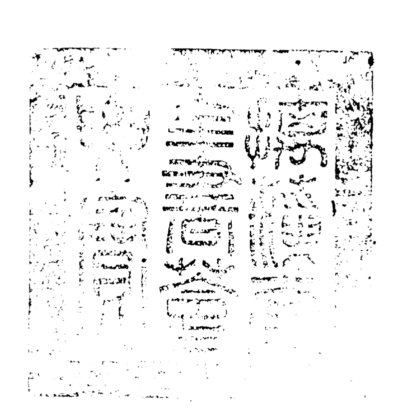
自愛亦自謂能使鰥寡孤獨不失其所顧不惟勞効不得上聞而持衡之人用一人之言格天下之士使士之有志不負朝廷為生民計者徒以不能詭隨趨附横被中傷乃令晻薉殁世而不見使後之欲為循良者以為戒何以厚天下風俗而返漢代長者之風此尤可痛也人才之在世有難言者以小才而議大謀必厚訾以邪人而察莊士必重詆如使賈誼董仲舒陸贄之徒生於令之世必不能與時文薄伎爭長矣汲黯鄭當時之治

郡必以無能見罷矣惡直醜正羣飛刺天屈子之直行而受謗荀卿之大儒而逃讒蕭望之之經師而拘持必不免矣巧捷者自進長厚者自詘寡淺者自升崇茲者自晦此卓犖奇偉之士所以不見於世而天下之所以憂乏才者以此茲者天子特以明公為相復改任銓部詔旨皆從中出天下想望丰采士莫不鼓舞踴躍自矜奮明公必有以把握天下之大機與二三元老經綸密勿同心一德凡所施為注措上以仰答聖天子之知下

以慰天下士大夫生民之望若古之巫咸傅説回斡元化昭揭日月光輔中興流聲名於史策時者難得而易失遭時際會亦何容易有光自度已無用於世而區區所見如此畧為明公陳之非為一身之進退也若身之進退則在明公而已矣若使狸搏牛使虎捕鼠固所不可至謂憐其無用姑使之苟一日之禄如先王之世所以處侏儒戚施聾瞽之人者亦非有光之所安也君子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己是以冒瀆而忘其僭越焉



震川集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佳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錄監生臣王茂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川集卷七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歴臣郭祚熾

震川集卷七

明 歸有光 撰

上宋明府書

竊惟明府蒞任以來布以公平之政杜請謁之私此明府行古人之道也有光豈敢以今世之人自處然所以數數有瀆于左右者聞之新宮災子産三日哭防墓不

修孔子泫然流涕今先世之塋爲姦民窟穴樹木已盡斬刈垣表已盡平夷神道湮絶祭享無塗窀穸之旁穿方殆遍壙埌之表灰埃蓬勃幽靈憤恨曾不及馬鬣夏畦之鬼有莫大之責負不孝之名不可一日自立于世此所以食不甘味臥不安寢者也向者幸垂明聽勒令掃除德意甚厚柰盤據之徒多是衙門老役合併數家設爲厚餌誘買族人以爲地主雖有明限安堵如故此等之人蔑人子孫據其墳墓恬然如此所以明府有施

及泉壤之恩而至今壅而未施也律于發塚之條如知情買賣器物磚石薰狸平園之類纖悉必具先王豈以死者之故而病生者哉蓋愛吾之親故愛人之親也敬吾之親故敬人之親也不如是則孝子仁人之情有所欝而不遂含忿積恨復仇相殺之事必多于天下矣昔柳子厚在嶺外獨謂先墓無主晝夜哀號懼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楊文貞公居京師遺宗人子弟書惟以墓木爲念鄉先達司馬虞公每歸省未及到

家先造塚上有光不肖為世所棄幸守墳廬而城闉之内步武之間坏土不保非特樵牧之害狐兎之傷而已又念宗門零落而諸父兄尚守殘經服儒衣冠三世之丘隴坐視毁傷曽不泚然俛仰天地亦何顔乎惟明府哀念焉

上方叅政書

月日鄉貢進士歸有光再拜上書行省大人執事恭惟執事以碩德崇望特膺簡命分司圻甸葢近世行省宰

相之職而於古則君陳畢公保釐之任也古之君子自其平居爲小官之時以至於卿相其身之所至常必欲識天下之賢人才士不必其職分之所當而其心未嘗一日而忘也三吳古稱人才之地執事之來蓋已數月其亦可以知其人矣而未聞焉夫豈無其人亦或時勢有所不暇于此也有光讀書學聖人之道有年矣有司不以其不肖貢於禮部屢進而屢詘然而天子之大臣往往亦知其爲人欲一見之而卒不敢見也以爲士之

所守者在是也而天子之大臣乃不以爲罪而亟稱之於人則有光之所以自信者其又可知也今自執事開府以來不肖之跡兩及門矣執事亦察其有所爲耶去歲鄉里惡少妄引戸籍無端之辭以相鉤陷當此之時有光蓋以罪人見也執事不以爲罪人而使之揖讓于庭以盡其所欲言以此見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而有司者不察以爲上官所受之詞如此告者必直被告者必負方欲攟摭以入其罪而無所得則蔽之以逃竄之

罪誠以數十人之所告無所當也而上官之人又不可以罪則於其閒苟得一罪以爲可以解而已矣其於愛惜人才培養士氣未甞念及也反令無頼小人得氣以去善人喑啞如此可爲太息矣執事于獄詞之上亦有所疑焉而不欲變者豈非以事體纎微更爲回駁非所以委任有司之意此又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今者復有迫切之情告於執事伏惟少垂察焉孟子曰同室有鬬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雖閉戸可也

今非鄉鄰之疎而有同室之戚重以孤寡煢然氣勢無依煸煸之慘懸命晷刻苟得一言以聞於明公之前以救其垂絶之命雖被戮辱不敢以自諉也然此亦今世之人苟可以自諉者也明公可以知其無所爲矣往者夏忠靖公周文襄公之在吳也入與天子唯諾於殿庭出與小民從容問難以求其瘼如家人父子而後天下之人知朝廷之近而天子之親也故曰庶民近天子之光又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若二公可謂大臣矣

今之有司乃小民望之所謂如天如神明者也由此言之所謂大臣者非明公而誰天下無道亂獄滋豐貨賄多有孔子作春秋明一王法莒年夷邾庶其黑肱區區竊土地爲穿窬之事皆具文而直書之誠以風俗世教之所係雖微而不可忽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主罔與成厥功有光今所陳亦所以求盡匹夫匹婦之情於明公之前而已矣明公毋罪其瀆焉

答唐虔伯書

有光啟虔伯足下向日張氏女子事因一時人心憤憤竊恃知愛輒移書相曉欲望少伸匹婦之寃僕愚且賤平生未嘗敢與有司之政也茲復承教以所不及顧愚何敢復言但吾兄致疑於其間者竊恐惑於先入之言而未察於衆人之論大率安亭數百戶自七八十歲老翁下至三尺童子言烈婦之寃有詳有畧其謂守義而死一也言諸兇之惡有詳有畧其謂淫殺人一也至於當時下手惡少主名自在明察之官反復叅訊可得

其情實况以十二歲女奴爲佐証據以成獄豈有寃者夫四五兇人挾淫姑以爲主共殺一女子如屠犬豕往來蹤跡口語籍籍豈爲難察之獄天道昭然暗室屋漏誰謂無人知之哉所慮獄詞叅錯終得逃死亦恐非的然之見僕以爲一吏胥之事耳令天下斷獄有不得其情者矣未有不得于詞者也情苟得矣何患於詞之不定諸兇因奸强逼而殺雖其始謀奸而非謀殺其後實謀殺而不止謀奸何謂非同謀律有造意同謀之文何

謂非律意天下之事當一觀以曠然度外之見若夫拘攣顧慮牽於流俗之說情可賞矣而曰法不應賞情可罰矣而曰法不應罰往往支離膠擾節目日多刑賞乖錯徒爲文具人心世道日趨于下眞可歎也或又疑烈婦之死以羣兇之威力不能保其不汚夫烈婦苟失節矣必不至於死誠死矣一死自足以明之令號爲丈夫者婾阿脂韋小小利害遂以瀾倒區區婦女抗志於羣汚之中卒以死殉然後云云眞所謂好議論不樂成人

之美如此天地正氣淪沒幾盡僅僅見于婦女之間吾輩宜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宜沮抑之使之銷鑠此等關係世道不淺若使爲善者以幽微而不錄爲惡者以便文自營脫禍則天下之亂何所極哉前書倉卒頗有抵牾今續上記事一首稍爲詳覈此皆出于衆人之論僕初無喜怒於其間顧以爲天下之公理如此耳所望吾兄共成此鄉邦之美事然亦顧其力之所及者爲之而已草草不次

與李浩卿書

益舟還備道諸公之義舉欣慰欣慰向日紛紛只為元兇漏網烈婦受誣此千古之恨以此發憤更不思及其他今諸公既如此旌揚則此女當暴白於天下誠大快也僕與此里之人忽見天清日明更亦復有何事哉僕與足下數十年相知未嘗不黯黯而居默默而處今日豈欲揭日月求聲譽於海濱草野之中惟記事一首乃僕自以為必可傳者少好史漢未嘗遇可以發吾意者

獨此女差强人意又耳聞目見據而書之稍得其實但世人知文者絶少要以示千百世之後耳益舟云虞伯亦疑此文與獄詞不相合此殊不可解足下可取熟勘豈有不合者況史家自宜直筆豈可窺時人向背如是則古無南史董狐矣張燿前日已有印板僕已囑其勿遽出令收在益舟家送去二册大率爲相知者不宜秘之即如前兩書亦然但亦望且勿示人恐益爲不知者所議耳昨巳作書道此意爲即欲西還恐不能即見足

下復爲縷縷本意只爲烈婦其餘皆是末節僕雖遭人唾駡亦不須復計也爲知巳者故不覺多言至此

與嘉定諸友書

有光頓首諸公足下僕爲奔車所傷苦腰痛久卧城中比因亢旱家人乏食扶曳到安亭見里中人爭言張烈婦事驚惋累日嗟乎烈婦巳矣今日彰善癉惡固有司之事而發揚之以助有司之不及者亦諸君子之責也聞貴邑張侯慨然欲正爲惡者之罪且將申明旌别之

典衆庶欣欣有望茲者獄久不決而檢驗之官屢出竊恐元兇漏網而烈婦之心迹無以自明僕之不佞得托交於下風夙欽諸公之高誼以爲可以明白頌言之者唯諸公而已竊望於釋菜都講之餘不恤一言以申烈婦之寃以救東南數千里之旱唯諸公留意焉而或者之論以爲致人於生可也致人於死仁人之所不爲也不思生者可念則死者何辜烈婦之死極其慘酷凡有人心者皆欲臠而食之元惡大憝暴戾恣睢據人之室

竊人之財殺人之婦此而不誅則人將相食國家之典法亦爲無用矣或又以爲賞罰有司之典士不得而與焉夫平常一政事無所與可也邑有大寃大獄有司方埀公明之聽而士懷隱默之心則亦無貴於士矣居今之世耳目所及可以忿疾者何限顧非力之所及則已僕以爲烈婦之事諸公有可言之義輙緣春秋之義以責諸公又恐道遠諸公不能詳敢述所聞云

與殷徐陸三子書

頃造精廬獲奉風旨迫于晷刻言别悵悵承及貞女事

諸君子慨然有烈丈夫之風愛莫助之再奉記事一首

前所述頗疎畧當以此爲證此皆得之衆論無一語粧

飾但不知于史法何如耳少時讀書見古節義事莫不

慨然歎息泣下沾襟恨其異世不得同時至於今者著

于耳目乃更旁視遲疑如不切已豈捐軀之義無取於

當年英烈之風獨隆於往代耶秋暑未得一面餘惟自

愛

人至得初一日所惠書感激壯厲三復浪然雪涕嗟乎

答俞質甫書

質甫則既知之矣豈待于千百世之後耶僕自謂處下賤之地如喑啞聾聵了無所知與乃分之宜昨偶發憤一言不幸遂有喜事之名然寔在于耳目之近臨時感觸出于意之所誠然而不能已者僕又必欲得足下發其幽光施之論述非特求繪藻之工爲文章纚纚然觀美矜炫于世而已顧其志意有足深悲者栢舟綠衣之

篇彼其人所處以今日視之尚爲人道之常而作者爲之憂傷怨憤反復嘆息益深悼其不幸而美其志意之不倫聖人遂因而存之以爲千百世之法况今日之變萬萬于此故欲與足下顯其行事使千百世之後畧知今世之人亦有出于栢舟綠衣女子之上者雖攸斁彝倫反道敗德恂愗煩寃而天下之公理猶在人心不至泯滅澌盡而天地之所以不至覆墜者有此耳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夫彼已甘就屠剔剖割以遂其志此

豈有顧于後世之榮名者要之僕與足下之心如此而已如足下卒爲撝讓僕何望焉

與宣仲濟書

有光頓首仲濟足下自足下之寓吾崑山也僕始得一見以爲溫然君子既而聞宣烈婦之事益慨歎以爲此即向所見宣生之姊也及覩足下所撰述數百言凛然如見其人又喜烈婦之有弟可托以不朽也僕向許作傳因循未及論次茲當遠役須俟少暇爲之夫烈婦之

所自立者難矣此理在天地間昭昭耿耿千萬年不滅傳與不傳此是吾輩事耳如烈婦則何假於此向與浩卿語及旌表令人憤懣使者徒知藉天子命作威福寧復知紀綱風化為何物此亦非一日矣然龍逢比干當時亦何嘗旌表哉人去草草明當奉晤不一

答顧伯剛書

有光頓首伯剛足下比承厚意非言所能謝更辱教誨以順應之說捧讀數過深用歎服論語之書孔子與其

門人論學者最詳其荅諸子之問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其言也訒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皆自其用處言之未嘗塊然獨守此心也易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人心本與天地爲一三代以後直爲不能易簡不能與天地相似日用動作至於所以爲天下國家往往增私長智用計用數無非吾性之贅疣故其治也非三代之治而其亂也其極至於三代之所未嘗有來教推順

應之說而以禪授放伐言之可謂發明無遺蘊矣但以忠恕於一貫有精粗之異竊恐猶有所未安所謂吾道一以貫之孔子之所以爲一者蓋特有所指而未發其實指忠恕而爲言也曾子因門人未達始復明言之若言夫子之道只是忠恕一件以貫之耳無他道也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恕所以終身行之即忠恕所以一以貫之也豈可區別爲聖人之一貫而謂之精學者之忠恕而謂之粗哉忠恕本無聖賢之別

而在學者工夫分界自有生熟之殊賢人所以近於聖人聖人之所以與天為一即此忠恕而已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此子貢能服膺夫子之教而行之故夫子深喜之而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先儒乃以為非子貢所及忠恕之事茍子貢不能及而何望於後之學者道之在天下易簡而已聖人則從容自中乎道學者則孳孳修復乎此均之盡乎心而已所謂充拓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其實一忠恕也故一以

貫之而後可以終身行之豈可斷截忠恕二字顓獨以爲學者之事耶承下問懇懇併以鄙見請質焉有光白

與潘子實書

有光頓首子實足下頃到山中登萬峯得足下讀書處徘徊惆悵不能自歸深山荒寂無與晤言意之所至獨往獨來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感慨至于淚下科舉之學驅一世于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極士方沒首濡溺于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爲之

事榮辱得喪纆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足下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沉迷勤勤懇懇欲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為考論聖人之遺經於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屢誨語累數百言感發之餘豈敢終自廢棄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明今宋儒之書具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世之書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而學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聽其言汪洋恣肆而寔無所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故欲明經者不求

聖人之心而區區於言語之間好同而尚異則聖人之志愈不可得而見矣足下之高明必有以警憒憒者無惜教我幸甚

示徐生書

徐生倬學于余四年矣世學之卑志在科舉爲第一事天下豪傑方揚眉瞬目羣然求止于是生非爲科舉文不以從予予不爲科舉文亦無由得生然予之期于生者世未之知也今年正月予遊金陵生爲書數百言汲

汲乎恐其志之不遂而憂予之去而失所助也予未有以答及是予將計偕北上生愈不自聊頓復爲書乞所以爲學者夫聖人之道其迹載于六經其本具于吾心本以主之迹以徵之燦然炳然無庸言矣心之蒙弗亟開而假於格致之功是故學以徵諸迹也迹之著莫六經若也六經之言何其簡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别求講說别求功效無怪乎言語之支而蹊徑之旁出也生其敏勵以翼志靜默以養實檢約以遠恥凝神定

氣於千載之上六經之道必有見乎其心矣苟唯浮逞譁嘩與庸同事而口舌是恣曰吾有以異于人人則非獨生欺予予亦欺生也因書以勉生且以貽二三子

山谷示學者

有光疎魯寡聞藝能無效諸君不鄙相從於此竊以爲科舉之學志於得而已矣然亦無可必得之理諸君皆禀父兄之命而來有光固不敢別爲高遠以相駭眩第令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即聖人之書所稱述者

即聖人之道所推衍論綴者即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于吾心之理夫取吾心之理而日夜陳説於吾前獨能頑然無槩於中乎顧諸君相與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竊以吾心之理而會書之意以書之旨而證吾心之理則本原洞然意趣融液舉筆爲文辭達義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逺矣近來一種俗學習爲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轉相放效更以通經學古爲拙則區區與諸君論此於

荒山寂寞之濵其不爲所哂笑者幾希然惟此學流傳敗壞人材其於世道爲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知聖人之書爲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爲攫取榮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過酣豢富貴蕩無廉恥之限雖極顯榮祇爲父母鄉里之羞願與諸君深戒之也

與陸太常書

前在京師天下士待選吏部者幾千人莫不相慶幸以

爲當今選用至公請託不行士以賕通者無道進海内清平可望以陸公之在銓曹也及執事爲太常尋以言罷天下之士莫不觖然失望僕山野迂愚之人居京師不知造請而吏部門第嚴扃雖有敬仰之心亦無繇而至焉幸拜令命于内庭始得望見又得隨行于露寒鳷鵲之間執事不鄙爲道生平相知之素及相汲引之意言雖不行而受執事之賜多矣執事又過稱其文有司馬子長之風子長更數千年無人可及亦無人能知之

僕少好其書以為獨有所悟而怪近世數代之史卑鄙凡猥不足復自振嘗有志規摹前人之述作稍為删定以成一家之言而汩没廢棄今老矣恐此事遂已也瞻望咫尺未遑詣見歲忽云暮感愴知己之言特人申候草草不盡

與趙子舉書

丁未歲龍老主考吾兄在刑曹得承欵晤至庚戌吾兄以艱去遂不復相見龍老復主考撤簾後僕見之里第

時孫祭酒在坐相與嘆息臨送出門有不能相舍之意京師諸公皆云龍老兩主試不以子爲拙而每以失子爲恨此古人之所難矣龍老云逝以龍老之心爲心者惟有吾兄而已不自意閒濶如此二十餘年來如墮淵海沉沒至底平生倔强亦無有望世人相憐之意而不能忘情于兄者思龍老不得見也自别後龍老既亡以爲大戚而妻子相繼夭歿江上之居尋遭倭奴剽掠遂棄之荆棘中薄田歲不收重有輸粮之累祖父母尚未

即窆而先人復以去年四月中沒五内痛割齊斬之不
葬者殆至五六亦人世之所未有也獨愛嗜古人書今
皆已荒廢嘗于汴中得周易集解因悟古人象數之學
微見其端亦復不能究竟近世多欲重修宋史以為其
簡帙之多夫茍辭事相當理所宜多何猒于多僕于此
書頗見其當修者以為不在于此有志數年而書籍無
從借考紙筆亦未易措辦恐此事亦遂茫然矣王城兄
有滇南之行道經貴陽必獲相見托此為問鄉里故舊

如玉城長者亦不可多得吾兄奉璽書殿此南服有分陝之重望譽日隆不日當膺簡召非鄙人之所敢贅述者伏惟爲國自愛不宣

答朱巡撫書

有光備員下吏實荷曲成頃者叨冒内補繫銜冏寺僚長牽率以姓名通方以僭越悚惕蒙俯賜報答兹又承手札捧函不任感戢令天下第一所患爭出意見以求革弊而弊愈生數年以來士大夫殆成風俗夫水澄之

則清撓之則濁以撓求清必無此理明公以寛靜坐鎮之此呉民之福也下吏愚鄙所以盡忠門下且爲桑梓之計不過如此伏乞採納幸甚

上王中丞書

前歳自呉興還即求解任其爲疵賤淺鮮於進退比數於當世士大夫眞如所謂江湖之雀渤澥之鳥曾何足以爲多少豈宜辱聞於門下然以明公之在位欲使天下之士皆得其所有光又受生平之知使若甘自錮於

明時不一言以受其汶汶亦爲大愚而有負於明公矣顧前所爲書言語麤鄙不知忌諱乃辱俯賜教答不惟不加之按劒之疑而復有抱玉之喻捧函跪讀不勝感歎今世王公大人之於貧賤之士與之相答應如響者少矣於今世而復見古人使有光之爲書者亦遂不愧於古人眞足以爲有激於天下也敬受誨言勉自策勵於五月内已至邢治頗詢訪其職司之所宜爲則校牧之事縣皆有令以與民相親而能知其疾苦且令邢之

馬政頗便於民而今實能辦之郡不過以文移爲所由而已郡若欲有事反爲擾民而徒委之縣則無一事而民與有司皆安之此乃以無事爲事者也因自喜其職之易稱顧官舍迫隘又無書齋連日積土爲室編蓬爲户度曲柳爲架亦可庋書數千卷庭中鞭笞不行簿書稀簡可以終日閉門怡神養性賴明公在位使得苟祿免於罪戾以去爲幸甚大因遣人受所得誥命附此候謝無任惶恐

與曾省吾參政書

沈比部過浙奉短啓想已得達不才爲縣無狀付之天下公論不敢因緣故知以求蓋覆有如公論不明天下之責亦有所歸不肯擾擾置之胸中而復向人哀鳴也今猶有漬聒左右者向去縣時縣學諸生保留朱大順以爲首被斥此尤可笑陽司業出道州太學生李儹何蕃舉旛闕下集諸生三百餘人乞留如此李儹何蕃可盡斥耶王莽時吳章得禍弟子多更名他師云敞獨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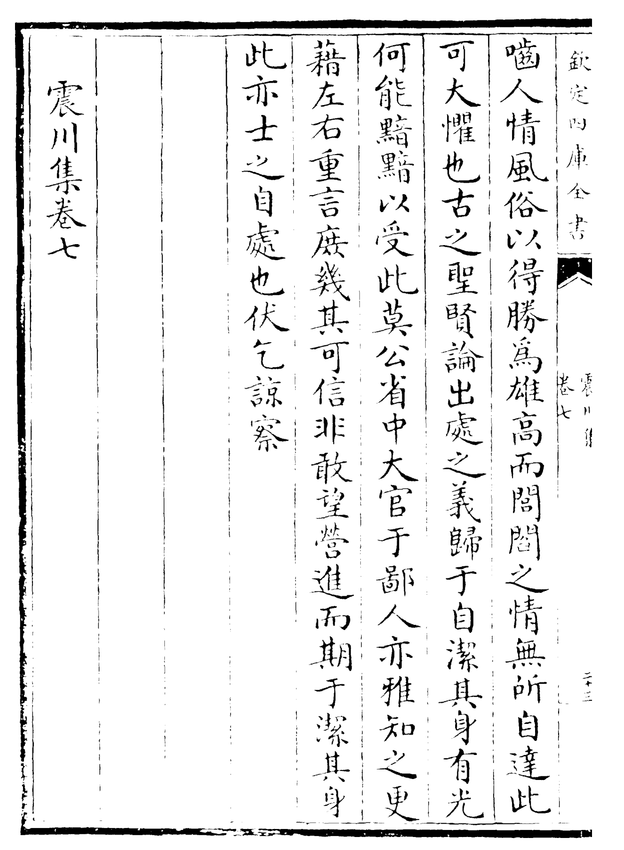
劾歸殮葬之莽最兇暴猶以敞有義擢爲諫大夫今之爲暴者何甚于莽然彼非有仇于朱生惟于鄙人加嫉惡之甚故無所不至也明公掌憲越中豈容一夫濫冤如令朱生還業亦可使東海無大旱矣若區區則惟所處之詩云伊誰云從惟暴之云暴公不敢斥也伏惟諒察

與林侍郎書

昨進造承欵待過厚忘其隆貴而念三十年故人極增

感嘆有光葢有所欲言者自以有塗汙之負而不可以瀆高明之聽因含噐以退還别以來又自悔恨士固有所托苟以謂素知者而不告之急非也自爲縣奮勵欲布古人喁喁之民稍慰拊之知嚮風矣葢不必以威刑氣勢臨之從之者如此之易也獨其異類莫可馴擾其在上者旨意各殊雖强與之懽而若以膠合終不可附麗以故往往多謬始知今世爲吏之難在此昨得稍還何敢薄朝廷之官爵而知其所繇來有不善者以故謹

避之方覺心閒而無事可以自安於田里而彼土之爲不善者蝟起小民有尸祝之情而有司起羅織之獄姑以吏胥爲名微文巧詆實行排陷之計昔韓潁川以循吏而推校蕭長倩之放散官錢吏被迫脅以自誣服馬季長儒者爲梁冀書李子堅獄辭則李公死有餘辜令彼爰書出于豪猾怨仇之手者何所不至故士欲以廉名則以貪汚之欲以仁名則以殘敗之信口而言信手而書幾無全者矣使下得以誣其上賢者爲不肖之噬



嚙人情風俗以得勝為雄高而閭閻之情無所自達此可大懼也古之聖賢論出處之義歸于自潔其身有光何能黯黯以受此莫公省中大官于鄙人亦雅知之更藉左右重言㕍幾其可信非敢望營進而期于潔其身此亦士之自處也伏乞諒察

震川集卷七

震川集卷八

明 歸有光 撰

書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灾事宜書

有光生長東南祖父皆以讀書力田爲業然未嘗窺究水利之學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于吳朝廷賜以水利書夏公之書出於中秘求之不可得見獨於故家野

老搜訪得書數種因盡閲之間採其議尤高者彙爲一集嘗見漢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諸儒相論難鹽鐵及宣帝時桓寛推衍之至數萬言而盛稱中山劉子九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有光所取水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爲世所傳書皆無逾於此者郟大夫考古治田之跡蓋浚甽澮距川瀦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

知其爲害而隄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没幾盡不限城郭鄉村之民皆有爲魚之患若如郟氏所謂塘浦闊深而堤岸高厚水猶有大於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而郟氏父子荆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虛言也單君鍔本毘陵人故多論荆溪運河古跡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視非苟然者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楊

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蓋澤患其不瀦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於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生綱領之論寔為卓越然尋東江古道於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别出而為

要江東江令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没不見無足怪
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
國時以書干行省及都水營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僞
吳得其書開浚諸水境内豐熟迄張氏之世畧見功效
至論松江不必開其乖謬之甚有不足辨者𡬶周生之
論要亦可謂之誽時達變得其下策者矣有光迂末之
議獨謂大開松江復禹之跡以爲少異於前説然方今
時勢財力誠未可以及於此伏惟執事秉節海上非特

保郭疆圉且以生養吾東南之赤子生民依怙之者切矣邇者風汛稍息開疏瓦浦五十餘年湮没之河一旦通流連月水勢泛濫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臨流嘆誦明公之功德盖下流多壅水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得其道則瀰漫横暴而不制以此見松江不可不開也松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内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歲苦

旱灾腹内之民宴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今則既見之矣吳中久乏雨水今雨水初至若以運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歲不退之水何以處之當此之時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則無一事可爲奮然爲之亦未必難明公於瓦浦實親試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利動以工費無所於出爲解然今十數年遣將募兵築城列戍屯百萬之師於海上事窮勢迫有不得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

捐此數百萬以興水利者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爲魚鱉三吳之田盡化爲湖則事窮勢迫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弘治四年五年大水至六年百姓饑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亦如此今年之水不減於正德四年尚未及秋民已嗷嗷矣救荒之策决不可緩欲望蚤爲措置米穀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饑民浚導松江姑且畧循近世之跡開去兩岸茭蘆自崑山慢水江迤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由踰口入海放今年渟瀦之流

備來年洊至之水亦救時之策也有光寒拙非有計慮足以禆當世獨荷執事知愛盡其區區之見或有可備末議者伏惟裁擇之幸甚

寄王太守書

昨承明府論及水利匆遽辭別不及盡言有光非能知水學者然少嘗有意考求見盧公武郡志止抄録事跡畧無綱要今新志因之而近來言水利者不過祖述此耳嘗訪求故家野老得書數種獨取郟氏二三家斷以

爲專門之學遂彚録成書非能特有所見也唯以三吳之水瀦於太湖太湖之水泄於松江古今之論無易此者故著論以暢前人之旨嘗又讀禹貢注三江者訖無定論惟郭景純及邊實之論爲是故定以爲三江之圖明府乜諭謂吳淞江與常熟縣無預有光所論三吳之水非爲常熟一縣之水也江水自吳江經由長洲崑山華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之田固藉其灌漑要之吳淞江之所以爲利者蓋不止此獨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

出之海耳今常熟東北江海之邊固皆高仰中間與無錫長洲崑山接壤之田皆低窪多積水此皆太湖東流不快之故若吳淞江開濬則常熟自無積水然則吳淞江豈當與許浦白茅竝論耶明府又謂楊子江錢塘江何與於吳中水利愚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說蓋自來論吳中之水必本禹貢三江既入之文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爲據既失之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故當從郭景純唯三江之說明然後吳中之水可得而

治也經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然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係於此經文簡畧不詳耳誠恐論者不知此江之大漫與諸浦無别不辨原委或泥張守節顧夷之論止求太湖之三江用力雖勞反有支離湮汨之患也但欲復禹之跡誠駭物聽即如宋郟亶時之丈尺時力亦恐未及而水勢積壅爲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畧據今日河影開挑芟蘯使自崑山夏駕口至嘉定柵橋尋入海之口則江

水有通流之漸矣今春量撥賑饑之穀召募饑民或可即工又旁江之民積占茭蘆皆以告佃爲名所納斗升之稅所占即百頃之江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没官司少獲其利昔宋時園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免追花利止令隨在開挑以復舊跡則官不費而奸有所懲矣有光二十年屏居江上未嘗敢獻書當事者異日吕公有意水利然以平日非相知不敢有所陳前以

分司舊識因開瓦浦問及而明府親屈二千石之重敦行古誼虛懷下接且惓惓以吾民之魚鱉爲憂故特有言耳然區區所望於明府有大於此者昔魏王召史起問漳水可以灌鄴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臣臣雖死籍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

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由此言之興一世之功不當恤流俗之議也區區之見要以吳淞江必不可不開即日渡江違離節下豈勝瞻戀因還舡附此不宣

遺王都御史書代

某屛居山野不敢復自通於當世士大夫雖承明公顧念不遺衰棄而亦不能少伸候謝之情負罪何可言玆輙不自量以鄉里細民之情冐有陳瀆惟明公採擇焉

往歲漕卒與嘉定之民鬨時廵院適在彼境見其不直頗加懲艾遂至負恨以單詞赴臺陳訴其糧米不無糠粃之雜而亦不盡然也明公以軍國重計不容有所縱貸然猶顧恤民隱不加深究吳人莫不忻懽鼓舞歎頌明公之德矣適者檄下欲以嘉定縣糧赴郡治交兑民情頗有不便譬之驕兒之於慈母有不得其所欲不能不號呼而隨之此某之所以不自量而代爲之言也嘉定負海去郡治二百里所往來以潮汐爲候又經歷太

倉廒山而後至此法一行民間又增轉搬折耗之苦將來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出五百里而至諸侯地方百里中之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出五十里而至考之禹貢古之輸百里二百里蓋所必計也今江南為國家奉地歲漕自所在水次達於京師三四千里費無不出于民雖假之漕卒其實民輸之三四千里也今又加之二百里又比古之天子諸侯之輸矣夫漕卒舊法領兑於嘉定彼

以泛舟之便無分毫之損也而嘉定交兑於蘇州復有雇船之役增數倍之費矣國初罷海運爲轉運其始直隸蘇松常浙江杭嘉湖之糧送至淮安鎮江廬鳳淮揚之糧送至徐州徐州山東兖州之糧送至濟寧而以衞河船遞送至京師此所謂轉運也當時民以爲不堪故改定於淮安瓜州水次增加船脚耗米對船貼兑與軍領運此所謂兑運也民猶以爲不堪故又改定於本府州縣附近水次交兑而增加漕卒過江脚耗自此民不

復送至瓜淮而漕卒自至所在州縣支運此所謂長運也國家立國歷一百餘年因革損益務求以便民盖至於長運而其法始定疑未可以輕改也此法一動恐後之議者以蘇州不可復議瓜淮瓜淮不可復議徐州濟寧未知今日之民可以堪此否也夫以米石加兊五六斗是以石五六斗而運一石也況過江脚價日增月益不知其幾而後乃以長運代民之兊運民之所以得寔然於境内而使軍自至者非能役之也實增加耗之米

雇之也軍之所以不得不至者寔厚受其雇而爲之役也明公考求其故必不肯容易改易於其間者矣若夫糧米揷和及爭訟小節明公稍加振飭所在孰敢不奉令况户部每年奏差主事監兑奉有專勑監兑能舉其職則明公可以無問矣亦不至啓長運爲兑運之漸也國家殫天下之力以養兵一旦有事兵者至於無所用而獨驅民以戰而天下之民竭蹶以奉天下之兵不知其已也是固有可痛者矣漕卒虓暴頓所在有司與之

抵牾僅可少支令明公意有所偏重即異日之放縱無所不至有司承風莫敢誰何民猶以羊而禦狼也瀕海州縣自經倭奴剽掠之餘十室九空而加編海防賦調日廣至辛酉之水吳中千里皆爲巨浸爲百年所未有之災當時撫院不曾奏蠲至今易銀征賠未巳鄉民離農畝日在官府聽候比較晝夜棲楚流血成溝質鬻妻兒投命貴室廬舍折毀蒿萊遍野蓋有所不忍見者明公甘棠之愛在於吾民今日領天下財賦百姓嗷嗷尚

望於常格之外加以曠蕩之恩而嘉定之民如以驕子得罪於慈母可以少戒而不可以深懲之也況見運一事所繫非淺是以少效狂瞽之言伏惟矜恕幸甚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有光再拜謹致書明侯執事竊承明侯以本縣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萊居民逃竄歲逋日積十數年來官於茲土者未嘗不深以爲憂而不能爲吾民終歲之計明侯慼然於此下詢芻蕘有光生長窮鄉譚虎色變

安能默然而已竊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亘嘉定迤東沿海之地號爲岡身田土高仰物產瘠薄不宜五穀多種木棉土人專事紡績周文襄公廵撫之時爲通融之法令此三區出官布若干疋每疋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納稅糧官無科擾民獲休息至弘治之末號稱殷富正德間始有以一人之言而變易百年之法者遂以官布分俵一縣夫以三區之布散之一縣未見其利而三區坐受其害此民之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遠不

如低窪之鄉低鄉之民雖遇大水有魚蟹菱芡之利長流採捕可以度日高鄉之民一遇亢旱彌望黄茅白葦而已低鄉水退次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艱難百倍也前廵撫歐陽公與太守王公行牽耗之法但於二保三保低漥水鄉特議輕減而於十一十二十三保高阜旱區却更增賦前日五升之田與毘縣七八等保膏腴水田均攤三斗三升五合此蓋一時失於精細而遂貽無窮之害小民終歲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三斗

者矣田安得不荒通安得不積此民之所以困也吳淞江為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頃水利不修經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東上流之水猶駛迨夏駕口至安亭過嘉定清浦之境中間不絶如綫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既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徐公浦塞則十三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溝澮

生靡臵臵待盡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生愚妄為執事者計之其一曰復官布之舊乞查本縣先年案卷官布之徵于三區在於某年其散於一縣在於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襄之舊稅一旦可得而輕變獨不可以復乎今之賦役冊凡縣之官布皆為白銀矣獨不思上供之目為白銀乎猶為官布乎如猶以為官布則如之何其不可復也古之善為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為貢文襄之意蓋如此即今常州府有布四萬疋彼無從得布也

必市之安亭轉展折閱公私交敝有布之地不徵其布而必責其銀無布之地不徵其銀而必責其布責常州以代輸三區之銀則常州得其便責三區以代輸常州之布則三區得其利此在執事言於巡撫一轉移之間也其二曰復稅額之舊牽耗之法係蘇州一郡之事生愚未敢僭及姑言今日之易行者前王公已定耗法均攤之田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二斗二升既而會計本縣薄田太多而三十六萬之外乃增餘積米數千王

公下有司再審歟薄之田均攤數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歸於下也有司失於奉行如三區者終在覆盆之下而所存餘積之米遂不知所歸欲乞查出前項餘積作為正糧而減三區之額復如其舊此則無事紛更而又有以究王公欲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賦至三斗而民適日積寔未嘗得三斗也復舊至五升而民以樂輸是寔得五升也其於名實較然矣既減新額又於逃戶荒田開豁存糧照依開墾荒田事例召募耕種數年之

間又必有壅息之漸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吳淞江爲三吳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爲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時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茍狥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而已必欲自源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沿江種蘆葦之利反從而覬取其稅自[illegible]直浦索路港諸地悉爲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稅是敎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既壅下流安得而不關乎生愚爲三區之

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開瓦浦瀝十一十二保之田開徐公浦瀝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患開之古之君子爲生民之計必不肯拘攣於世俗之末議而決以敢爲之志況此三區本縣菆爾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斗升之水可以活矣伏願行此三策庶幾垂死而再甦之其有德于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爲灾明侯昔日車馬所過瀕河人跡所至之處禾稼

僅有存者至於腹裏無復青草近經秋潦往往千畝之田枯苗數莖隨水蕩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議此如拯溺救焚尤不可緩者又今三區無復富戶所充糧役不及中人之產賠貱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顛連無告之民照弘治間例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運庫子馬役解戶之類此亦可以少紓目前之急也唯明侯留意焉

與傅體元書

昨見子敬寄來丁田文字不論文之工拙但依違兩可主意不定不曾說得向來本意有負使者郡太守採訪之盛心更望足下與子敬從老吏根究利害作一議借前箸籌之或尚可濟天下之事不在大此法起于一二小夫淺見街談巷語顧九和在告熟聞此言後來入閤鋭意更變霸州出其門下特承迎之主意原不好吳民被其流毒二十年今不攻其本却從枝葉上說殊不可曉即如撥役時必不能復使之出銀令出銀便禁不得

他撥役祖宗以來一百七十年不見有司于撥役外增一役如何議書冊不過二十年乃至增銀自七厘七毫至四分有奇此亦易曉原本寔在變法光甫如何却極口稱贊他取于下有漸而不偏用于上有經而不過如此又何容别議耶如此論新法而反回護金陵也吾等心知其害承有司虛心訪問又不端言與小民同其喑啞甚爲可歎平生爲時文不肯學黄口兒語以致困窮今垂老無用世之望已矣諸公壯年于天下事不可不

隨事究心庶他日立朝爲有用之學也

與王子敬書

寄來文字皆看過但說丁田開口便不是病源只因王太守變亂其勢必至有今日之弊今皆說其法盡善止爲後來行之不善却是附和書冊非當時與諸公原議不若察院原來文書反無偏主便可依他說松常鎮用舊法如何民無他議惟此何故紛紛利害便見矣不攻其本止就末流上說甚好笑縱如新太守復舊七厘八

毫不點差只恐一二年後點差增加復如今日也朱子嘗言論新法者不爲不多能識其本原中其要害者甚少宜介甫詆以爲俗也論天下事多類此如何可哉只是吾輩說不出官是西北人如何曉得欲入城商議爲往來不便亦懶作文字姑俟月盡相見議之陶節婦傳昨大風中爲作得秉筆更似嚙氷雪也槀在敬甫處

論禦倭書代

某廢棄山林之日已久天下之事非分之所宜言者顧

自以世受國恩身在江湖不敢一日而忘魏闕之下况今倭奴逆天悖暴寔吾父兄子弟百年之仇恥辱明公惓惓下問一得之愚敢不自竭伏見天子哀憫元元誕布德音明公以股肱耳目之重臣膺玆簡命俾執玉帛告祭東海之神精誠昭格百靈效順鼉鼈小醜當知無遁逃之所矣昔裴晉公李中丞嘗受視師之命不旋踵而元濟就擒劉稹授首克成淮蔡澤潞之功况我聖朝之威靈萬萬於有唐而明公之所以自待者豈自處裴

李之下哉固宜詳延博采不遺於芻蕘之賤也某不敢爲泛説以瀆明聽姑就今日用兵之勢言之自倭奴入寇於今三年虔劉我人民淫汚我婦女焚蕩我屋廬有司嬰城而自保軍衛莫之誰何盻盻焉視彼重裝滿載得氣而去徒諉曰無兵猶可也今各省之兵四集無慮十萬屯聚境上區區殘息遊魂滅此而朝食可也而至今相持未見有必戰之計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善者果而已矣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

鋭屈力殫財眀諸侯乘其敝而起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今若是不幾於鈍乎豈老子之所謂果乎議者謂此冦不宜與之戰在坐而困之此固一說也然窮天下之精兵散甲士於海上曠日彌月而久不决則所謂困者在我矣是不可不察也則令日之計宜於速戰而已然兵有分有合徒厚集其衆於一而不為之列屯要害廣布形勢則賊之所出必視吾無備之處而為之走集是宜觀地之要以擬其潰呉越之地瀕於大海海口

之可通者數路而已既不能把扼而使之突入三江五湖之間要害之可守者數處而已又不能按據而使之橫潰則將何為而可也某以為賊在川沙兵之所向能保其敗於東不潰於西耶攻其外不潰于內耶故太湖之口可屯也三泖之口可屯也吳淞江之中道可屯也某嘗循行江上問所謂滬瀆壘者知昔人禦寇之遺跡即如此壘正在蘇松二府之中賊得至此則蘇州松江諸縣無日不危也故為屯壘不獨可以拒賊之入路又

可以為州縣之聲援也昨者黃岡溼之捷斬首之多以前所未有然賊復東出則賊鋒雖挫於五湖之上而蠻烟復接於九峯之間矣由此言之分屯其可後乎往賊攻州而府不救攻縣而州不救刼掠村落而縣不救府如無州州如無縣縣如無村落僅僅自保於一城之中如與人闘而束其手足絶其黨而孤立如之何能自存也幸而此賊在於抄掠而已設有長驅之志孰能禦之是唇齒俱亡首尾衡決矣即使徒以保城為功而置百

里生民於度外為人父母何以為心況京畿千里之地蕩然無藩籬之限兵之失勢莫甚於此此其不可一也凡王者之師未有不分别其逆順離散其黨與者今閩浙亡命與諸島之寇固所必誅若吾民所在被其係累而驅之以為前行以餌吾師嘗聞我軍斬賊首二百餘其間止有一二為真賊者則臨陣之際豈可不辨其真僞明購賞格開示丹青生活之信古之用兵能使賊為吾用而今驅之使為賊此其不可二也聚天下之兵而

軍政不立斷斬不行鹵掠不禁前者方陷陣後者已奔佚是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進生之計且所謂營壘行陣間諜兵械與夫分數形名虛實奇正之說兵家之所常言悉置而不講此其不可三也故今日之兵在於決機而分屯以佐其勢又當戒飭州縣之吏不宜以閉塞城闉爲上策百姓之逃歸者不可逆以奸細而禁錮誅戮之至於誅賞軍令之大令之所調雜以夷獠宜示中國之紀律不可爲蠻夷所笑如是而戰不勝賊

不滅者未之有也然今雖以殄滅爲期而經畧措置非數十年不能安寧且倭性貪狠狃於鹵獲之利雖有懲艾不能保其不來夫自正統以來殆將百年及今而發如人之疾病一旦發作豈得遽止故宜考求宣德正統之間前之所以侵盜而無已後之所以頓息而不來則有以知其故矣永樂中廣寧伯鎭守遼東築城金線島之西北夜見東南海島中火光即知寇至邀擊之擒斬無遺以是寇不敢入境蓋彼懸度大海經以旬月非風

候不行又不能多齎糧餉賊未到岸往往饑罷兵法無
負於水而迎客無迎水流獨於禦倭宜反而用之必迎
水逆擊不使上岸此必盡之術也舍是則由外海而入
内海由海入港由港入城郭如今日必至之害矣謂宜
振飭祖宗之法自廣閩浙淮以至遼東修沿海列衛之
政則兵不必别調也舉都司備倭之職則將不必别選
也不然而恃客兵客兵不可久居設使撤還賊將復至
周旋不已是兵無時而息也而民亦殫矣議者又謂宜

開互市弛通番之禁此尤悖謬之甚者百年之寇無端
而至誰實召之昔人有言古之聖王務修其德不貴遠
物今又往往遣使奉朝旨飛舶浮海以與外國互市是
利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此在永樂之時嘗遣太監
鄭和一至海外然或者已疑其非祖訓禁絶之旨矣況
亡命無籍之徒違上所禁不顧私出外境下海之律買
港求通勾引外寇釀成百年之禍紛紜之論乃不察其
本何異揚湯而止沸某不知其何説也唯嚴爲守備罽

海龍堆截然內外之防賊無所生其心矣某身雖寇難以與鄉邑父老熟計之此言或有近於理幸賜採擇而行之

上總制書

竊惟我明有天下幾二百年諸道恭順四邊寧謐足稱盛治惟北邊時或猖狂然其氣雖猛悍性尚蠢直弓矢之外別無利兵中土頑民固亦有為之嚮導羽翼而衣食好尚大相殊絕又北地苦寒無物產不通貿易故亦

不過千百之什一耳所以來去倏忽無久安常住之想而京師輦轂之下聲勢甚重防衛甚嚴官屬衆而儲偫富號令一而賞罰明凡所猷爲罔不如意然猶不能不厪宵旰之憂庚戌之事可鑒也若今倭寇之變則大有不然者性鷙而狡兵巧而利高皇謝絶朝貢令上禁通市舶慮至深遠矣夫何官絶私通交往習熟向導羽翼反數倍之中原虛寔瞭在賊目故敢於深入自壬子歲三月繹騷至今繇淛抵吳直犯淮揚燒刼奸淫眇無忌

憚誠有國之大辱也乃今因糧於墟落藉兵於債軍築舍鑿河畧無去意其間風效尤者日增月益警報洶洶滋不可聞而有司類皆庸懦方其臨逼即束手兢兢幸其稍退便高枕泄泄豈惟無使之隻輪不返之意雖欲驅之出境不可得已況兵燹之餘繼以亢旱歲計無賴萬姓嗷嗸顧又加以額外之徵如備海防供軍餉修城池置軍器造戰船繁役浩費一切取之於民議及官帑輙有擅専之罪然此亦適中有司之計蓋官帑有限而

取之於民者無盡藏得以恣其侵漁耳夫東南賦稅半天下民窮財盡已非一日今重以此擾愈不堪命故富者貧而貧者死其不死者敝衣枵腹横被苛歛皆曰與其守分而瘐死孰若從寇而倖生恒産恒心相爲有無無足恠者若非頃者大爲蠲除恐此輩不外而倭即内而盗矣未必皆斯民之過也某頃以試事在留都聞寇自燕湖邐迤南下直抵安德門舉城鼎沸某時亦不免周章及詢之不過逋寇五十餘人而已不覺仰天浩歎

椎胸飲泣者久之夫留都自府部科道而下庸流冗員姑置勿論其雕轂華轎錦衣肉食平日自謂高出羣類莫可仰視者奚啻千人乃亦寂無善計惟知塡闢閉門追夫守堞與窮鄉下邑無異自此之外一切以爲迂談以愚見言之大内雖多重寳終是遺宫若孝陵則我高皇帝體魄所藏神靈所宁萬一土城失守少有侵蝕百司庶府將安用哉況京軍除孝陵及江北諸衛雖殘缺之後尚有十二萬丁而官舍軍餘數當倍之既不使之

出戰又不使之守城徒令市井貧民裹糧登陴一夫每日官給燒餅二枚計費銀一百餘兩每夜自備油燭七條計費銀七百餘兩典鬻供備常從後罰寃號之聲溢于衢路則平昔養軍果爲何耶及某淪落東歸則聞此寇復竄吳界凡諸有司名雖統兵出境實皆各自擁護殊無互爲策應之意間有奮勇前驅者豈眞具有成筭非迫於嚴刑則誘於重賞而文武官屬又皆在數里外並未嘗有臨陣督戰者故往往以孤懸取敗卒亦不聞

有不相赴援之誅是進者死而退者生前者苦而後者樂號令之不一賞罰之不明承襲蒙蔽一至於此可不爲之痛心哉議者咸謂窮寇致死吳民柔脆且不知兵本難爲敵嗚呼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今將既不選兵復不練其于陣法奇正懵然無知而漫使之格鬬是誠所謂驅羣羊而攻猛虎也今日之責惟君侯爲重今日之權亦惟君侯爲重指顧之間勇怯立異呼吸之際勝負頓殊惟君侯其圖之且東南財賦出于農田

農田繇於水利某嘗謬撰一書及承渥州侍御委纂圖攷其源流利害亦頗究竟今以倭寇往來乃於湖流入海之道悉行堰壩冀爲梗塞殊不知此寇離海深入原不甚頼舟楫而清流既壅渾潮日漲水利不通農田漸荒外患雖除内亂必作有憂國憂民之深念者恐不當若是之舉一而廢百也伏惟君侯德高望重謀深慮淵昔秉文衡多士欽式今掌兵柄萬師協心恩敷如春威行如秋東南之民如離水火而登袵席脱仇讐而依父

毋更生之望端在今日某本韋布諸生不當冒越第冀曾以文藝濫辱奬與令君侯專制武備正某等先後疏附之時矧目擊危變身罹艱虞黠盧赭山剝膚傷骨亦嘗冒風雨蒙矢石躬同行伍者四十餘晝夜頗能發縱昔李白自謂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亦竊有焉公怒私憤義不容默故壬子之秋妄作備倭議癸丑夏五更作紀事實錄不識忌諱多所觸忤冀以裨時政之萬一有司間亦行之而未能盡也茲敢復綴所聞見僭涸

崇覽伏惟君侯少霽按劍之威亮其懇懇之衷不計蕪
陋之詞得賜少垂察焉則曷勝幸甚

與沈養吾書

來書極荷相念之至山妻在殯便欲權厝又大草率以
此遲疑累日幸少平靜而賊勢日横十一日始攢于西
園方工未訖前晚有沙船泊市中市人皆驚恐夜走不
絶天明始定今亦惴惴然如在邊塞望候風塵即為走
計耳宅内生聚不下百口一舉足皆有流離之苦不得

不稍鎮定之所論賊勢正如此東南承平日久吏無知兵者若使知古方畧一太守縣令能辦之矣今嬰城自保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令賊得氣將來蔓衍未知其所極也聞蔡操江奏倭寇不過三四十人皆蘇松人欲反耳徐閣老以闔門百口保無此事又聞近日任少府獲賊帥于蔡衙前未知信否有便吏乞寄示賊據新城陷上海今其意在南翔専候若到南翔即攜家行矣匆匆殊不盡東倉之勝足以少創之昨日焚燒上

海畧盡其勢未已也欽甫時相見否并爲致意

崑山縣倭寇始末書

倭寇之變起自上年三月初旬雖絡繹無虛日亦惟騷動緣海尚未敢深入猶懼歸途之有梗也乃今糾合既衆嚮道既明又知吾民不素習兵不預備遂眇無忌憚今年四月初七日警報直抵崑山官民閧然方塡門塞闕爲城守之計而都司梁鳳適承撫按文檄統處兵八百來守茲土士民倚爲長城詎意其貪懦無狀坐受寏

撝托言屯扎該境逞爲聲援竟爾招揺遠去分兵四逸半從鹽鐵半從周市沿途剽掠吾民驚竄自是要害無守十三日午時賊船五十餘隻賊徒三千餘人逕泊新洋江口直犯東門肆力攻圍烟焰燭天哭聲動地其接踵而至者又無慮二三四倍夜則炬燈如列星旦則吹螺舉號蜂附雲集較之他處猖獗尤甚而梁鳳乃于十六日自常熟復入郡城若不與聞者十七十八等日賊遂造雲梯二十餘乘攻擊東北二城勢極危廹賴官民

悉力拒守幸以不破當夜鄉士大夫蠟書募敢死士縋城而下自間道往請救于代廵孫公十九日即蒙復委梁鳳提兵應援而梁鳳又復遷延六日方至崑山縣西九里橋索取軍需聲言每名要銀五兩乃始進兵奈此時民窮斂急本縣素乏羨餘不能一時卒辦意不相愜復退屯兵眞義地方偶與賊遇勉强一戰貪其輜重反致大敗火藥銃礮半被齒去而遺落田野爲村民俞辟等所埋藏者又不可勝數設使天不佑民盡以藉寇其

聲勢又何如也是日又復遁入郡城誑言吾軍一至賊徒盡散民不被殺屋不被燒麥盡刈而苗盡栽矣一時上官咸謂信然遂不復以崑山爲意賊覘知援絶勢孤二十四日復以雲梯三十餘乘攻東南東北二門是時不獨燕尾劒稜勁鏃加以佛郎鉛錫大銃一時合發城中碎易危急十倍于前不得不再行請救而孫公慼于梁鳳先入之言頗有難色差官張國維頓首號泣共道梁鳳不才之狀乃益以沂邳及山西兵三百餘人本府

義勇二百人復遣梁鳳統之以行其答鄉士大夫書則有兵雖可用將官懦怯某再三責以大義而翁公則有促之不進爲之奈何等語愚意其使貪使過責後效以蓋前愆未可知也時太倉陶指揮所募款兵適至又命二守督率併進意在刻期勦滅而梁鳳逗畱如昔自初七日受檄出師越四日尚駐維亭本縣既備糗糧旋復臭腐且動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爲詞雖張公亦莫得而誰何也賊衆此閒又于初八日聚衆四千餘人雲

梯無數布列東西城下百計衝突傷害甚多而官民拒守益力殺死賊徒數亦相當至昏時賊始稍退復移屯城西林中蓋富室佳園惜不忍毀故遂爲賊巢耳次蚤皆負門扇接造飛梁碾駕衝車直逼城中發掘甃石鐵椎扣門聲如雷震百萬生靈命在頃刻而人心愈奮争出死力用生緆松脂麻油燒燬衝車更從樓上穿板灌注灰湯墜擊殺其魁名二大王者及夥賊數人賊始退去是時闔城士女揺動驚惶縊溺而死者數人引領援

兵復不見至初十日夜分生員龔良相徐倬傅繼善奮
義冒死請兵十一日黎明遇梁帥于六市舖西距縣尚
三十餘里反覆哀懇而梁鳳驕蹇有加賴張公督促前
進款兵踴躍東向氣雄志烈不負狼名梁帥徐徐既至
有司選地扎營梁鳳仍稱該地四面阻水不可過敵復
退屯九里橋外款兵孤懸勢難野宿姑納城中待梁并
進府縣文牒祈請再三方至開門延入欲加慰勞已先
計縱沂兵逸去為媒孽之地矣方議出攻乃又妄申本

縣按兵不發于是憲符嚴責十五日張二府督梁鳳合兵大舉本縣義勇導引款兵眞搗賊窟血戰方酣而諸兵遥望賊來即麾奔潰多自溺水甲騎鎧仗半爲賊有款兵益進殺傷賊徒二十餘人而後援不繼致有陣亡擠水之禍于是更令逃軍造爲厚款薄浙之謗欺罔上官致使是非不明功過莫辨假令有司誠有厚薄亦不過視上官意向而士卒得以厚薄爲去留則將焉用彼帥哉其失機誤軍之罪恐不可推托于厚薄也儀部王

主政不忍官民罹此荼毒受此萎菲挺身冒險仗義執言乃至纍没皆憤憤不平之所致也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時事如此可勝嘆哉其原盖始于當道先有欵兵防衛無錫以厚其故人而梁鳳亦不欲强顔再入崑境各戾初心遂相搆煽殊不念崑山之與無錫均爲朝廷根本之地况上游土崩下游瀾倒又必然之勢也豈宜有所偏重哉是時我軍雖未收全功而欵兵聲已讋服賊胆遂相引去殺遺民燒遺屋數十里烟火不絶者又四

五日以泄其餘憤蓋自四月初七日至五月廿五日孤城被圍凡四十五日臨城攻擊大小三十餘戰以不教之民當日滋之寇内無張巡許遠之畧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城之不陷皆天也其六門並攻被殺男女五百餘人被燒房屋二萬餘間被發棺塚計四十餘口是皆就耳目之所睹記者言之其各鄉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婦十失五六棺槨三四有不可勝計而周知者君門萬里未能遽達雖容遹當道豈皆盡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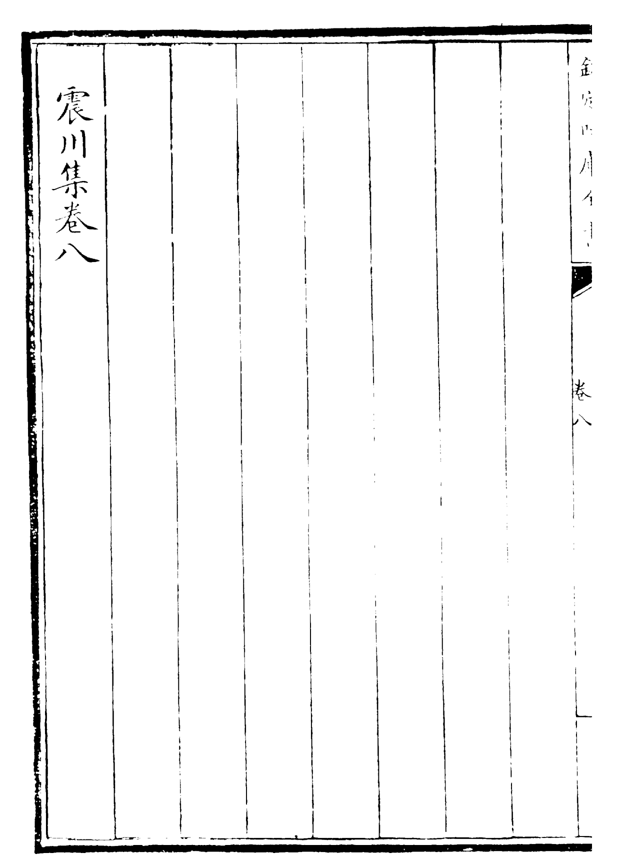
其實哉互相蒙蔽以期遠罪賊何幸而民何辜也彼梁鳳若始能不離該境則賊安敢遠爾深入中能力戰不退則賊豈敢直擣郡城終能如期急難則賊豈敢衝城鑿穴貽崑山之禍者梁鳳也乃又飾詞駕罪欺天乎欺人乎更有大可怪者其欵兵先登殁陣其渰死者皆緣邳處二兵爭先奔潰擠入洪流性不善水又甲重不能振拔遂至胥溺非汨水而被渰者此情可矜法所應恤彼二兵正當正其望風奔潰之罪以示懲勸乃令與欵

兵一體加厚何其顛倒之甚耶嗚呼處敗軍若此良民無故被殺者流血成川積骸如山又將何以待之哉嘗考吾邑自有國以來未嘗被兵變有生聚而無教訓故令遭此皆錯愕相顧束手無策不得已爲堅壁清野之計縱賊猖狂莫之敢抗其受禍亦獨慘于他處令之急務莫若廣濠塹造月城築弩臺立營寨集鄉兵時訓練鑄火器備弓弩積薪米蓄油燭其周迴近城林木須斬去里許以絶埋伏塋塚有碍城隍者宜量給地價爲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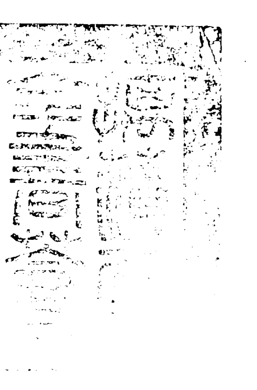
葬之費而十家爲甲之法尤所當嚴其男子十五歲以下凡成丁者盡令編報排門粉壁每甲推長一人稽其出入若有面生可疑雖係商賈非累年土著無父兄承傳者亦須根究庶使内賊不出外賊不入而奸宄之徒無從造釁矣至于撫疲民蠲逋稅勸荒田尤時政之大端而動支官銀又便宜之要術蓋事有常變有輕重處常則倉庫爲重而武備爲輕處變則軍旅爲重而財用爲輕況居官行法自有大體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

所謂公罪者正今日動支官銀以濟時艱而爲法受惡之類是也況既上官文移則操縱由已雖不宜冗濫又何必拘拘常格而自取窘縮哉且安富之道周官所先勸借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以有限之大户而欲應無窮之巨寇吾不知所税駕矣凡此數事果能斷自乃心豫有成筭則用足兵强形勢險固人心堅厲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賊來犯境便當横出四郊與之一决又何必填門塞闗懸懸外援之望不獲其用而反受其

害如今日之寃憤哉愚忝與守城與賊來去之日相終始目擊慘毒所不忍言姑記其始末以備他日邑乘之紀錄其他處置畧具備倭議中有民社之寄者尚其鑒此衷悃毋以出位爲罪幸甚幸甚



震川集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録監生臣王思恭